

闽台民间信仰的表层差别及其原因

石 奕 龙

内容提要 从文化的本质或深层结构上看,闽台两地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是一致的。但在表面现象上,两地的民间信仰有一些差异,如崇拜的神灵、信奉民间信仰的人数、台湾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则、台湾近年来大肆扩建庙宇,一座庙宇宫殿庞大,等等。这些表象差异主要是因为地域空间的不同、两地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两地经济实力的差距、两地交流的人为中断等。不过,随着两地交往的恢复与频繁,这些差异已开始弥合与趋同。

关键词 闽台民间信仰 表层差异 趋同

民间信仰是一种“泛布性”的宗教,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文化的本质或深层结构上讲,闽台两地的民间信仰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闽台两地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有着很密切的血缘关系,并因此有着共同的语言与方言和由此构成的知识体系或象征意义体系,有着共同的理想模式、大传统以及共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但是,有着这许多共同性,并不表示闽台两地民间信仰的表面现象是完全一样。经过实地考察和比较,笔者发现,闽台两地的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或深层结构上是一致的,但在表面现象上或表层结构上,却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异。

一、闽台民间信仰表面现象上的一些差异

1、闽台两地虽然都崇拜一些共同的神明,如佛祖、观音菩萨、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关帝、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王爷、清水祖师、广泽尊王、法主公、青山王等,但也都有一些各自崇拜的神明是对方所没有的。例如福建惠安、晋江大部分地区存在的一种“私人佛仔”(旧称“夫人妈”)的崇拜,笔者在台湾考察时就不曾见过和听说过,至少在笔者到过的台北、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台南、嘉义、台东、花莲等地都不曾见过与听说过。同样的,台湾也有一些神明是福建所没有的,如开台圣王郑成功的崇拜。根据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社会课编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统计,1919年时,台湾有延平郡王祠或郑成功庙48座。而据《台湾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的统计,到1971年为止,台湾的郑成功庙增至60座。现在据说祭祀郑成功的庙宇已增至140多座。^①而在福建,据笔者了解,除了南安市石井镇郑成功的故乡有座郑氏家庙中供奉延平郡王,和金门县下墅村有座延平郡王祠^②外,其他地方似乎不曾见过与听说过有以郑成功为主祀对象的庙宇存在。由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此看来,在崇拜对象方面,闽台两地显然有一点点差异。

2、在台湾岛上,信奉民间信仰或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人较多,而在福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人较少。例如已故的北港朝天宫前任董事长郭庆文曾说过,台湾至少有70%的人崇拜妈祖。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并且他是把信奉其他神灵,同时也信奉妈祖的人也计算在内。不过,从他的话里,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台湾信奉民间信仰的人的确较多,除了部分信奉外来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一些新兴宗教和少数人不信教外,绝大多数人都信奉民间信仰。因此,在台湾岛上,民间信仰的庙宇多如牛毛,可以说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村庙,有的村甚至不止一座,如台中县大雅乡有9个村落,但却有12座神庙,如再加上土地庙和阴庙就更多了。台中县龙井乡山脚村一个村就有顺天宫与朝福寺两座神庙,土地庙就更多了,单在山脚村的下庄就有土地庙至少4座。

在大都市和中小城市中,情况也如此。台中县政府所在地丰原市有主祀妈祖的慈济宫、大南慈兴宫、广兴宫;玄天上帝在北天宫、武明山玄天上帝庙;三山国王的德惠宫、南兴宫、万顺宫;包府千岁(包拯)的慈天宫;薛府王爷的万年宫;瑶池金母(西王母)的慈惠宫;关帝的乐天宫;太子元帅的永南宫;真武大帝的镇天宫;以及1座城隍庙,12座佛寺和至少64座土地庙,而且庙宇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1983年李亦园先生曾在台湾清华大学所在地的新竹市做过一个普查性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在新竹市这样一个30万人口的城市中,外来宗教以外的传统宗教庙宇有296座,其中佛寺、斋堂34座,神坛59座,民间信仰的庙宇有203座,其中香火庙49座,土地庙127座,阴庙27座。^③

不仅神庙众多,而且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人也很多,如台中县沙鹿、梧栖、龙井、大肚四个乡镇的46个村里,1972年有人口93627人,但那年沙鹿镇玉皇殿做庆成清醮仪式,参加者达85553人,占全部人口的91%左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台湾信奉民间信仰情况的一斑了。

相比之下,在福建省,信奉民间信仰的人数没有台湾那么多。尽管我们没有全省和各县的统计,但就笔者近些年在福建各地的一些农村及城市所见的情况看,每个地方大约有1/4的人信奉民间信仰。这些人主要是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而年轻人多不信。此外,各地的神庙数也比台湾少。如武平县中山镇城区原有13坊,过去每个坊都有一座神庙,同时整个城区还有其他佛寺。而现在,由于13个坊分别构成了4个角落,所以现只剩下4座神庙,以满足一些善男信女拜拜之需,而且过去全城区性的大型建醮活动也不复存在了。总之,闽地信奉民间信仰的人数或神庙等都比台湾少。

3、台湾民间常常举行规模浩大、规则齐全的祭祀仪式,而福建则很少举行这种大规模的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与活动。1988年台中县大甲镇主祀妈祖的镇澜宫重修竣工后举办庆成祈安五朝清醮大典,整个祈安清醮仪式的行事日程从1988年农历五月初八开始,举行祝告上苍的仪式。五月十一日,举办搭建醮坛(玉皇坛、三官坛、观音坛、妈祖坛、北极坛、神农坛)的动土典礼和竖灯篙的动工典礼。农历八月起,每月的初一、十五日,庙中都得犒军。十月初三,在醮坛等建成后,清扫祭祀场所。十月初五至七日,祈安祭路醮。十月廿一至廿三日,取灯篙竹,准备灯篙。十月廿四日,竖起灯篙祀旗挂灯、监醮诸神佛安座、安斗灯首的斗灯、悬挂灯彩、请圣水净坛。十月廿六日,举行火醮。十月廿七日,引鼓入醮,庆成祈安清醮发表呈文。十月廿八日庆成祈安清醮安龙谢土。十月廿九日,各醮坛献敬。十月卅日,设香案告

祝值日星君,向神灵申请开戒,解除斋戒禁忌,乡民们杀猪宰羊准备供品,同时也放水灯、送彩船。十一月初一,庆成祈安清醮举行拜天公酬神仪式;恭祝镇澜宫主神天上圣母妈祖千秋;境内各户在家中以供品敬拜祖先;普渡开香;建醮大法师守座;普渡收孤;庆成祈安清醮完满入醮;谢坛、谢斗灯、谢灯篙等仪式。十一月初三起送神,将恭请来监醮的诸神佛送回各寺庙、宫坛、各住户,祭仪结束。整个祭仪过程从起始到结束共历时约六个月,仪式繁多,祭仪规模浩大。参与者主要是大甲镇、外埔乡、大安乡等地 53 庄的人,人数巨万,耗费也很可观,单各斗灯首的捐款就达 1500 万新台币,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大型建醮活动,在台湾常有举行,如沙鹿镇的玉皇殿曾在壬子年举行重修玉皇殿的庆成五朝清醮仪式,拜拜日期为十一月初七至十三日,参加的有沙鹿镇、梧栖镇、龙井乡、大肚乡的 46 村的乡民,人数达到 8 万多人。再如 1995 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一日,云林县台西乡五条港村的安西府(祈张、李、莫三王爷),也举行“五条港安西府乙亥科五朝祈安清醮”,“恭祝张李莫千岁建庙二百周年”。由此可见,台湾岛的民间常有这类祭祀范围包括几个乡镇的大型祭典。然而,在福建省,除了湄州妈祖祖庙曾于 1987 年举办妈祖千年祭的大典,同安吕厝每四年一次的迎王、送王仪式等外,像台湾那种大型的、科仪规整的祭典却很少见。相比之下,两地在这个方面仍有一些区别。

4、目前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或规则,而在福建的民间信仰中,由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重新恢复的过程中,因记忆的丧失与缺损则呈现比较松散和随意的特点。如根据李亦园先生的归纳^④,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一套完整的象征意义体系,即以祭品、冥纸等所代表的象征体系。这套体系主要是以祭品、冥纸以及香火的分类等来表达对不同范畴如天公、一般神明、祖先、鬼灵等超自然存在的态度及其意义。换言之,台湾民间在敬奉天公时用刚宰杀好的全猪、盘香和天金、盆金。而敬神明时则用略煮一下的大块猪肉等三牲、寿金和割金及燃香三枝。敬祖时则用煮熟的祭品,燃二柱香,烧大银。敬鬼时则用普通熟食,点一柱香,烧小银,区别得很明显。笔者在台湾时曾参与观察过几次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如台中县大肚乡茄投村的妈祖绕境、嘉义柯蔡宗亲会的祭祖仪式等。虽然笔者对台湾民间信仰活动中的分类象征是否如此划一与严格有些疑问,但毕竟在台湾考察的时间不多,无法全面了解台湾民间信仰的所有仪式,因此目前还无法详细论辩。笔者也曾多次见过闽地的民间信仰活动与仪式,对闽地乡村的年度仪式比较了解。与上述分类比较起来,闽地的确实有些不同。例如闽地民间敬天公一般是在正月初九,此称天公生日;有时在举行婚礼和房屋建好后的安厝谢土时也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敬天公的仪式都用生的全猪。如正月初九敬天公时,往往在天桌上只供五果六斋、寿面等,而在下桌则摆上带尾巴的猪头来代表全猪,烧香以三枝香为主,而少用盘香,所烧的金帛有天金、太极等,但也加上寿金,很少纯用天金、盆金。在婚礼时,由于乡民常要杀猪办婚宴,所以在婚礼时的敬天公仪式,则常以生的全猪祭祀之,从而与李亦园先生所说的天公祭拜仪式的做法有些不同。此外,闽地在从事祖先崇拜时,墓祭与做忌辰时常用两柱香,而在祠堂敬祖、祭祖时,则常用三枝香。有时有的乡民在祖先忌辰时也燃三枝香。其次,目前闽南有不少地方在做祖先忌辰时,不但烧大银,而且还加上金纸。这样做的人认为,这是因为金比银贵重,一张可以代替许多银纸,所以做忌辰时常常烧银加金,以便让祖先能得到更多的钱在阴间使用。由此看来,在这方面,闽台两地也存在着一些细微

的差别。

5、近年来,台湾许多地方都把过去一开间一进深的村庙扩建成两三进深、带有楼房、规制宏大、装饰繁褥的大宫庙;而福建的村庙仍保持其古朴的作风与形式,多还是一开间的小庙。过去,在闽台两地的农村中,一般每个村落都有一座村庙。它们都是该村村民自我认同的象征,内供奉着村落的守护神,而且每个村落所崇拜的神明都不尽相同。然而,近些年来,台湾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其一是许多村落都把原来单开间的村庙扩建成两三进并带有楼房的大宫庙,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宫庙的装饰也越来越繁褥,富丽堂皇。如大雅村的永兴宫就是如此,该庙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1933、1935、1959、1964年都曾重修过,但都一直保持单开间的规模。近些年来,这种规模终于被打破,1986年该庙增建了后殿;1993年又把原前殿拆除重建,隔年十月建成,并于十二月初三至初六举行庆成祈安三献大典。现在永兴宫已成为前后三进,左右有厢房的大庙。正殿虽还是一层楼,但比以前高大许多;后殿则为两层楼。左右过天井有两层楼的厢房,上为钟鼓楼,下为宫庙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与小卖部。前殿为门殿,设有三门,门殿前有一埕,埕左为戏台,埕右则是一座高大的金炉。庙内龙柱林立,庙顶剪粘繁褥,整座庙堂装饰得富丽堂皇、美仑美奂、金碧辉煌,使人很难想像这只是一座村庙。类似的情况在台湾比比皆是,到处都可看到庙宇在扩建与重修,并且越修越大。其二是各庙都在增加神明。过去的村庙多数只供奉一主祀神与配祀两三尊陪祀神。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庙宇的扩建,庙宇增加了许多空间。为了填补这些空间,并满足信徒的需要,这些扩建的庙宇都在庙中大肆增加神明。例如大雅村永兴宫扩建后,除了中落的正殿仍供奉过去就已有的妈祖及配祀的观音与注生娘娘外,在后落楼上的凌霄宝殿中增添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天、地、水官)神像,左右殿增加供奉五斗星君(北斗与南斗)、神农大帝。楼下的正中新增文武二圣(至圣先师孔子与关圣帝君关羽),配祀文昌帝君、大魁星君;楼下的左右两殿则供奉三府王爷(朱、李、池)、开台圣王郑成功和五路财神等。共增加了20多尊神像,同时也增加了20多个神诞日的祭拜时间。云林县台西乡五条港村的安西府也是如此。该庙过去只供奉张李莫三王爷,改建成三进的大庙后,也同样增加了玉皇大帝、三官大帝、李、杨、王、赵四大天王、南斗与北斗、地藏王、注生娘娘、雷万春、南霁云等14尊神像。

这种现象主要是功利主义在作怪。因为神灵多了,神诞日自然就多,这就使该庙的善男信女要多去庙中拜拜,香火钱、添油钱自然也要多花些,因此庙宇的收入也自然会有所增加。当然,一个庙中的神灵数量增加了,神所司的功能也相应增加,因此其适应面就相应广些,当地居民的多种需要就可能就近得到一定的满足。如台湾在高考前,许多考生及其家长都会去求孔子或文昌帝君、大魁星君保佑。大雅村过去没有供奉这类神,村民就会跑到远在台中的文庙与文昌帝君庙拜拜。现在自己村庙里有了孔子、文昌帝君、大魁星君,他们就可以就近在自己的村庙中拜拜,省却了奔波之苦,村庙也因此增加了一些香火钱和添油钱,双方都有利。

近年来增加神明的做法,还有一个特点是惹人注意的。这就是村庙在扩建后,都不约而同地增加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南斗、北斗等神。在过去,这些神除了一些主祀他们的宫庙外,一般在民间庙宇中是罕见的。过去,民间拜天公(玉皇大帝)只是对天膜拜而已,庙中极少有偶像(除了道观外)。而现在,几乎每座村庙都建有凌霄宝殿,把玉皇大帝的偶像

供奉在那里让人们膜拜,使过去的天公的无形变成现在的有形。神灵的增加,也使绝大多数的村庙除了原有的主祀神之外,都形成一个从最高神灵到最低神的体系,一反过去的状况。这种现象是与台湾的道教协会试图把民间信仰活动纳入其系统的企图有关。

相反,这些现象在福建还不曾出现。福建各地的村庙,基本上仍保持庙宇过去的规模与古朴的式样,庙堂仍以一间为主,装饰比较简朴,过去崇拜什么神灵,现仍恢复祭拜什么神明,极少胡乱增加。同时,也没有像台湾那样任意扩建庙堂、增容神明,也没有想把一间间小小的村庙都变成一个有成套神系或神统的庙堂的企图,这与台湾的情况有一些差别。

二、产生差异的几个原因及变项

为什么闽台两地的民间信仰会产生出如此一些差异?据笔者的管见,有如下一些原因与变项是值得注意的。

1、闽台两地人民有着相同的血缘关系,台湾人的祖籍地绝大多数是福建;闽台两地方言相同,都讲闽南话;因此,文化传统一致。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两块不同的地域中,中间还隔着海峡。不同的地域通常有着不同的生态、不同的社会环境,两个地域中同源的亚文化就可能产生一些差异;或者说,原先同一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中,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就可能产生一些差异。例如福建的莆仙地区与泉州地区相邻,但毕竟是相邻的两个不同的空间,因此,虽然他们的文化都是汉文化,有许多相似点,但也因此存在一些差异,如方言就相差甚多。以民间信仰情况看也是如此,如泉州地区盛行王爷信仰,而在莆仙地区就很少见。相反,莆仙地区较多见的三一教、吴氏圣泉妈、陈氏仙姑娘等,泉州地区也极少见到。由此可以看到,处于不同地域中的亚文化,尽管是同源的,但由于不同地域以及该空间中存在的一些不同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出一点差异来。因此,地域不同是能导致两地出现文化差异的,所以,地域的不同可以视为两个地区的文化或亚文化产生某些差异的变项之一。

2、不同的政治制度也是导致两地差异的原因之一或是影响两地差异的一种变项。闽台两地有着数十年的人为隔离,这种隔离使得两地民间交往中断,也使闽台两地行使不同的政治制度。由于这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两地的社会生活也自然会产生一些差异,投射于民间信仰上,也必然会出现一些区别。例如,1949年后,大陆奉行公有制,提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破除迷信,于是民间信仰规模缩小或只保留在历史记忆中而已。1978年后政府既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容愚昧迷信活动泛滥,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种“泛布性”的宗教——民间信仰,只要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中活动,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健康、就不会加以干涉。同时,生产经营的个体化以及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未知与焦虑的增多,也为民间信仰的复苏与发展提供了温床。因此,民间信仰在福建得到复苏,过去被毁的村庙重新修建或恢复。而在台湾,由于几十年来台湾当局对民间信仰采取一种放任和利用的态度,因此台湾的民间信仰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其发展显得比较平稳、顺利、随意与无拘束,特别是在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转型时焦虑与未知感的增多,从而促使既具有负面影响又在心理上具有减轻压力功能的民间信仰得到迅速的发展,乃至泛滥成灾。所以,两地政治制度的不同以及随之

所带来的政策不同,也是导致闽台民间信仰产生一些差异的原因与变项之一。

3、两地经济实力的不同也使两地的民间信仰产生出一些差异。民间信仰的硬体——庙堂建筑以及样式活动的规模,是与参与民间信仰的人数以及这些人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相关的。台湾地区,目前比较富裕,个人所得也比较高,因此能在民间信仰这个方面花的钱也就多。同时,由于台湾实行的是私有制,个人的经济收益由个人计划、经营,因而,个人的心理压力与焦虑较大,人们也只好求助神明,以求神拜佛的方式加以渲泄与缓解,所以台湾人对此的投入较多、较大。有了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才可能把庙堂越扩越大,祭祀活动也能得以大操大办。而在大陆福建,其经济实力仍处于相对较弱的地步,因此对民间信仰的投入也就相应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些差异。

4、两地交流曾有一度中断,形成人为的隔离,而这种隔离也会使得两地的民间信仰出现一些差异。在历史上,台湾的宫庙常到大陆的祖庙谒祖、请火、割火,交流频繁。台湾的许多宫庙也都把这种活动视为一种荣耀,认为这是源出某种正统,有真正的文化与道统根基,并把这种活动记录在自己的庙史中,同时,也把这种活动用过的器具等当作该庙的庙宝加以珍藏。因此,由于这种交流的频繁,当时两地的民间信仰可以说几乎是处于同一水准上。然而,自从两地隔离后,同时也由于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或综合作用,两地民间信仰就产生出差异来。目前看来,确有不少仪式就是在这种背景或情境中产生的。如学甲慈济宫的上白礁遥祭活动,就是在不能回大陆慈济祖庙谒祖、进香的情况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隔绝,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中断交流几十年后,两地民间信仰的表象就呈现出一些差异来。这表明中断交流也会使两地的民间信仰产生出差异。

三、余 论

目前闽台两地民间信仰的表层的确存在着一些差异。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发展,特别是台湾1987年开放两岸探亲以来,两地人民的交往又重新恢复,台湾有许多宫庙都借此机会回大陆进行寻根、谒祖、请火、进香等活动,同时,也资助大陆闽地的许多地方把过去被毁、被废的庙宇重新修建或恢复,两地的民间信仰又开始交往与交流。在这样的状况中,闽地民间信仰的恢复,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受到台湾民间信仰的影响。台湾人不仅帮助福建人建庙、修庙,而且,台湾同胞回大陆祖庙寻根谒祖、进香请火举行仪式时,也常把台湾的作法带来,以台湾的程序办事,这也给过去一度荒废仪式程序的闽地人诸多提示、演示和启发、刺激,从而使福建人在举行仪式时,受刺激传播而从自己的记忆中恢复传统的科仪程式,或加以模仿,使两地的民间信仰开始向趋同发展。

注:

①林其泉:《闽台六亲》,厦大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据笔者了解,以郑成功为主祀对象的宫庙似乎没有这么多。

②林丽宽、杨天厚:《金门的民间庆典》,台原出版社1993年,第36页。

③李亦园:《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趋势》,《文化的图像》(下),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④李亦园:《民间宗教仪式之检讨》,《中国民族学通讯》第23期,1985年。

(责任编辑 陈孔立)